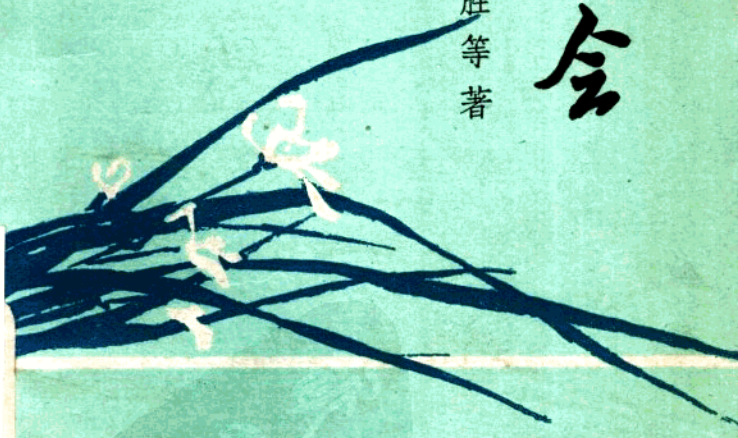


没人主持的会

赵克胜等著



文学青年丛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18个短篇。“没人主持的会”、“拜师記”、“一幅画”三篇，是写青年一代对劳动的热爱和成长的；“刘家父子”、“继母”两篇，写出了新社会人們精神面貌的变化；其余几篇，也都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新人、新事、新风气的成长。

前 言

“文学青年”是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创刊的，在这一年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伴随着生产大跃进、文化大普及，出现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涌现出不少政治好，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也产生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都具有较高水平的好作品。编选在这里的，仅仅是发表在“文学青年”上的一小部分，只能算做大海之一滴。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青年作者的手笔，内容也多属于反映我国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大跃进现实生活斗争和歌颂我们时代新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其中也有部分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虽然其中个别章节严格要求起来还有瑕疵，但仍是值得我们十分珍视的。我们坚信，这些同志只要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和馬列主义理论水平，深入生活斗争、努力艺术实践、磨炼艺术技巧是定会创作出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优秀作品来。衷心祝愿硕大的蓓蕾开放出硕大的花朵来。

发表在“作家与青年”一栏的作家给青年作者的信也搜集在这里，独成一册。在这些信里，作家满怀着热情鼓励和严格以求的真挚情感，深刻而具体地回答和解决了青年作者在创作思想和写作实践方面存在的一些急于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信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我们把这套丛书起名叫“文学青年丛书”，这是第一批，计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叙事诗、抒情诗、文艺理论等各一集。今后还要继续编下去。

“文学青年”编辑部

目 录

没人主持的会	赵克胜 (1)
连长和战士	王世刚 (15)
刘家父子	王宗汉 (24)
姑娘和铁匠	浩 然 (29)
拜师记	胡景芳 (38)
一幅画	田 军 (47)
破镜重圆	张鞍仁 (55)
三进唐古拉山	李春鲜 (68)
“十三区区长”	石 可 (75)
“9006”次列车	张英杰 (86)
映山红又红了	祖 怀 (94)
我和将军	罗 燕 (103)
继 母	赵德成 (114)

没人主持的会

赵克胜

去年这一班的毕业生，今天又都陆续回到了学校；他们是来参加“学友会”的。

去年他们初中毕业，在即将分别的那天晚上，谈呀，唠呀，真是难舍难离，彼此互相鼓励：一定要做生活的主人，不做生活的逃兵……最后有人提议：“我们每年在这时候开个‘学友会’好不？看看我们一年中都做了些什么。”这个建议马上受到大家的拥护。今天凡是在本市的差不多都来了，见了面又拉手又拥抱，也不知有多少话，恨不得一下子都说出来。许多人围着他们在校时的班主任李明老师，问这问那。班上最小的女同学白花花，去年没考上高中，因为她最喜欢小孩，就到托儿所作了保育员，今天特意穿着洁白的工作服来了，象只小白鸽在人群里飘来飘去。身体最健壮的董明，圆圆的脸，一双眼睛总好象在调皮地笑着，他在同学中是个最受欢迎的人。他过去说过：“我若不参军，就去当人民警察。”今天他穿着交通警察的服装来了，还特意带来了交通指挥棍。乐得大家前俯后仰。

白花花突然尖着嗓子喊道：“黄富有怎么还没来？”这时一直很少说话的王贵站了起来，咳了咳嗓子，带着很重的鼻音说：

“黄富有不能来了。”

“为什么？”

• • •

“他和我們不一樣，”王貴使勁抽了兩下鼻子，“他雖然沒考上高中，可是爸爸哥哥都能賺錢，他一天啥也不用管，什麼活也不用他干。他爸爸拿着他象個寶貝似的，還說一定供他念大學，當專家。生在這麼溫暖的家里，可真是太幸福了。”

有人嚷道：“這叫什麼幸福！自己不勞動，靠別人养活自己，這能叫幸福？幸福應該是……”

董明揮了一下交通指揮棍，接過來說：“應該是高速前進，但又不發生交通事故。”大家哄的一聲笑起來。

“對對，不過還不全面，”白花花吵嚷着說，“幸福應該是能夠貢獻出我們全部的力量，使孩子們健康地成長。”有人插了一句：“讓孩子長得又白又胖。”

“那當然！”白花花興奮地說，“還要不開肚子，不得百日咳，不得天花……”大家又哈哈地笑了起來。

王貴干咳了几下，慢聲慢氣地說：“這種理解可太簡單了。依我說有個好父親好哥哥也算是幸福。象郭瑛才十七、八歲，就去做了瓦工……”

王貴一提到郭瑛，誰也不再聽他講下去；好多人都知道，郭瑛就在附近一個大工地里，最初還聽說她和她爸爸鬧分裂了。這時大家關心地哄嚷起來：“郭瑛為什麼沒有來呢？”“是啊，她怎麼沒來？”王貴一旁撇了撇嘴：

“她白天黑夜地干活，我看是够來的。”

董明晃了晃指揮棍說：“她一定能來，昨天我看見她了，簡直變了樣，長得又紅又壯！”

“你真看到她了？她說啥？”白花花着急地問。

“昨天我正在指揮來往的車輛，看見兩個姑娘拉着一個姑娘

直跑。我一看就火了。……”

“你火啥？”

“她們不遵守交通規則，我喊了一聲，她們還跑，後面那個姑娘一回头，我一看原来是郭瑛。我也忘了批評她們，我問她今天來不來，她一面點著頭，一面就被那兩個姑娘拉走了。……”董明還沒說完，門一開，郭瑛出現在門口。她穿著工作服，身上沾滿了灰漿，臉上還抹了兩道黑灰，手拿著瓦刀，喘吁吁地說道：

“我來晚了！剛從工地來，沒來得及換衣服……”沒有把話說完，白花花早就跑過去，和她擁抱到一起。大家也都爭著和她握手。一陣工夫，屋裡亂極了。董明站到高凳上，喊道：“不要亂，不要亂，注意公共秩序！”可是大家還是照樣地把手伸向郭瑛，和她問話。郭瑛恐怕身上的灰沾了別人的衣服，盡力躲閃著，一時不知回答誰的話好了。還是白花花提了個建議：“大家坐好，讓郭瑛慢慢回答。”

大家還沒坐穩，倒是白花花先提出了問題：

“你講講你怎么學的瓦工？”

“對！你講講和你爸爸怎么鬧分裂的？”

要求越來越多。董明揮了揮交通棍，鄭重其事地說：“好了，好了，現在就請中國女瓦工，給我們作報告。”大家熱烈地鼓掌，不斷催郭瑛快講。郭瑛窘住了，紅著臉不好意思地望著李老師。李老師笑著向他微微點頭，輕聲地說：“講吧，就講你怎樣走向了生活。”

郭瑛低著頭思考著，一年來的生活一下子都閃現在眼前，真不知從哪說起才好。她想了一下，揚起頭說：“就從和我爸爸鬧分裂那件事講起吧。”

“我爸爸是个老瓦工，今年五十多岁了。論他的技术，就是工地的好多师傅也都管他叫师傅。他砌砖时，不用挂线，只要一面砌着一面用手摸着，砌出来的墙准是横平竖直。他在家里最喜欢我，不要說打我，平时連說我的次数都很少。可是当他听说我要去学瓦工，他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火气。那是在去年没毕业时，有一天晚上，趁着我爸爸高兴，我对他说：‘爸爸，我也要学瓦工。’他不以为然地答应着：‘好啊！’我马上拉住他的手追问：‘是真的啊！我毕业就去。’我爸爸只是笑着不做声。后来，当他知道我真的要去学瓦工，气的他吹胡子瞪眼睛地说：

‘小鬼崽子，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摆弄砖瓦，这是姑娘干的？我活了半辈子，临到末晚用不着你去给我出丑！你给我老老实实考学校念书，考不上就在家和你妈学做飯、做针线活，将来寻个好人家。’

我又气又臊，憋楞着脑袋对他说：‘不，偏不！’他几次要打我都没有下得去手。我知道他不会怎样我，就連哭带鬧了好几天。他实在气极了，一跺脚吵喊着說：

‘我管不了你，滾吧，就算我没有你这个闺女！’

‘滾就滾，学瓦工不是坏事！’我哭着要跑出去，我妈把我拉住了。我爸爸一甩身回了工地。

我妈最疼我，一向啥事都順着我。可是她又有些怕我爸爸，我爸爸一发脾气，她大气都不敢出。一开始，她看我又哭又鬧，暗地里劝说我爸爸：‘孩子要去学，就讓她去吧。’可是看到我爸爸真火了，她也急坏了。媽拉住我，央求地说：

‘孩子，就听你爸爸的話吧！你还不知你爸爸的脾气，說一不

二，那么大岁数了，何苦惹得他生气上火。再說媽也离不开你。’

‘媽媽，’我忍住泪伏在媽媽的怀里說，‘参加劳动是去建設国家，又有什么不好的？有了成績，爸爸媽媽也体面。’

‘咳，为啥偏要学这个呢？找个輕快工作干还不是一样！再說你爸爸是疼你，也不是养活不起你。’媽說着說着，忽然伤心地流了泪：‘別和媽鬧別扭啦，你爸爸和我把你拉扯的这么大也不容易。我生了三个孩子，那时候咱們穷的吃了上頓沒有下頓，餓死的餓死，病死的病死，就留下了你一个。你再有个好父，惹老人着急上火，能忍得下心嗎？’

我忍不住大哭起来，心一軟，想要說：媽，我不走了，我永远……又一想：难道我能安安稳稳躺在媽的怀里，看着別人流着汗水建設祖国，享受別人的劳动果实？这不是要作生活的逃兵嗎？不行！这样不是真的爱媽媽，会給爸爸媽媽带来耻辱的。我哭着央求媽媽說：

‘媽媽，我爸爸剛强了一輩子，不能叫別人說他姑娘是个沒出息的人。現在有多少女同志参加了各种建設，不是都干得很好嗎！……’經我反复地解釋、劝說，媽媽看我很坚决，就替我擦着泪說：‘講的都是理，这个剛强劲和你爸爸一样！不是媽不讓你去，是怕你爸爸……’

‘我就是到我爸爸那个工地去，他見我上了工，也就不会怪我了。以后我准經常回来看您。您真是好媽媽！’

这一关我算闖过来了，可是第二步應該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工地應該首先找韓师傅。韓师傅和我爸爸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又是工地的劳动模范。冬閑时，他經常到我家，打上二两酒，和我爸爸一面喝着，一面唠着，无話不說。他非常喜爱

我；过去他有几个孩子，可是一个也没留下，常常抚摸着我的头自言自语地说：‘我那闺女活着，也有这么大了。’有时他还对我说：‘你算赶上好年月了，往后国家建设的好坏，可要看你们的了。’这一回他会同意我去的，求他劝劝我爸爸，再让他教我学瓦工，一定没有问题。如果再不行，我就去找工地陈主任。有几次我到工地找我爸爸看到过他，有三十多岁，说话很爽快、热情。

我第一天到了工地，就一直奔向办公室去了，可是一闖进办公室，我楞了，好多人正在开会呢，我吓的一伸舌头忙退出来。这时韩师傅一眼看见了我，喊道：

‘小瑛子，来干什么？’

‘我是来报到，学瓦工的。’我鼓足勇气说。

韩师傅搓了搓他的大手，高兴地说：‘好啊，我收你这徒弟。’

陈主任也笑着说：‘欢迎欢迎，可是为什么撅嘴呢？’

‘我还要告……’

‘告？告谁？’陈主任疑惑地问。

‘我是说我爸爸……’我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在屋角站起一个人，向我吼道：‘你给我滚，小鬼崽子，你还要反了天呢！’我一看，原来我爸爸也在这开会，只见他气哼哼地奔向我来了。我吓得转过身没命地往外跑。跑出很远，看我爸爸没有追来才放了心。我定了定神，心里想：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去。我在工地转绕了两个多钟头，这才又慢慢地磨蹭到办公室门口，这一次我没敢直接闖进去，蹑着脚先从窗户往里边望了望：会已经开完了，只有韩师傅和陈主任还没有走。我悄悄地推开门，陈主任一抬头看见我，忙笑着说：‘快进来吧，想当工人，可是一句话就吓得这个样子。’说着他摇了摇头。我脸上火辣辣的，两眼望着韩师

傅，希望他能帮我点忙。可是他一声不吱，只是望着我笑。我急了，对韩师傅说：‘行不行啊？’

‘你为啥要学瓦工呢？’陈主任问我。

‘盖房子呗！’我眼皮一翻回答他。

陈主任微微地摇摇头说：‘为啥盖？’

我没等他说完就抢着说：‘这谁还不知道，为建设社会主义呗！’

‘你不怕苦吗？’

‘怕苦？我是共青团员！’

‘一个女孩子，整天搞些砖瓦泥灰，不怕人家笑话？’

‘谁笑谁就是死顽固、老脑筋。劳动最光荣，谁敢笑！’

陈主任微笑地望着韩师傅说：‘怎么样？你收这个徒弟吗？’我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心里想：只要陈主任同意，韩师傅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韩师傅一个劲儿地打量着我，停了好一会儿，对陈主任说：‘我倒想收这个徒弟，就怕她不争气学不好。’我一听可真急了，忙说：

‘韩师傅，您怎么了？我保证能学好！若是学不好，您只管打我骂我。’

韩师傅摸着胡子不吱声。陈主任说：

‘叫韩师傅打你？他可没有你跑的快。’

‘我不跑还不行？’

‘干这活可不许三天新鲜，你真的想好了？’

‘我早就想过了，不信就先干个样看看不好吗？我不能给团员丢脸！’急得我不知对他们再说些什么好。韩师傅看见我着急的样子，摆了摆手打断我的话说：‘好吧，试试看吧。’我一听

乐得臉都紅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算参加了工作，住在工地上。我爸爸知道了这事，干生气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一直也不理我。有好几次，我和他說話，他都装着没听见。有一次我看他迎面走过来，就笑着迎上去說：

‘爸爸，我今天砌了……’

‘同志，你是誰呀？我不認識。’我爸爸綑着个臉，說完就走了。当时我差一点沒憋住笑了出来。可是越琢磨他的話越不是滋味。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陣陣覺得头昏沉沉地发脹，心里憋屈得难受，險些又哭了出来。停了一会儿，我心里想：好吧，总有一天我会讓您来認这个閨女的！

那时，全工地連我只有两个女徒工，另一个年齡和我差不多，都叫她小梁。因为别的师傅都不願收女徒工，所以都由韓师傅收下了。有好多人在背后說韓师傅是老糊涂了。韓师傅經常对我们說：‘別人瞧不起妇女，不願收女徒工，我不怕，可是你們也不能叫我这老头栽筋斗，要做出个样来給他們看看。’我和小梁信心都十足，經常互相鼓励着，头几天沒觉得太累，过了几天就觉得体力有些支持不住了。尤其晚上躺在床上时，感到渾身酸疼，連話都不願說了。有一天，我看小梁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便輕輕地推她一下問：‘你觉得累不累？’

‘累！’她坦率地說。

‘我也累，可我不怕。你呢？’我望着她說。

‘我也不怕！’她說完，我們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誰也沒再說什么。一会儿韓师傅也来了，他看看我們，說道：‘我看够呛啊！要不就趁早回去，省着丢人。’我爭辯着說：‘誰說不

行！’小梁也說：‘我們不是干的很好嗎！’韓師傅高興地說：‘好好，不過困難還在後面呢，你們可不能鬆勁，這是體力活，一開始可能累一些，慢慢就會好的。’韓師傅這一鼓勵，我們的信心更足了。果然，過了些日子就逐漸習慣了。我們一直是在跟着韓師傅砌磚，他從來也沒有讓我們單獨干過。我問過他幾次，他總說：‘鍛煉鍛煉再說，困難還在後面呢。’這樣又過了好長時間，韓師傅經常說的那些話，什麼‘灌漿飽滿，橫平豎直’呀，什麼‘灰縫大小一致，做到里光外滑’呀……我們都背的爛熟，也零零星星實地干了不少，但還是不讓我們正式砌點什麼。真急人！有一天晚上我對小梁說：‘咱們學了這麼長時間，差不多快兩個月了，還得叫師傅跟着。咱們今晚偷偷砌上一點，看看師傅能看出來不。好不好？’小梁說：‘好啊，我早就手心痒痒了。’半夜，我們偷偷爬了起來，到了工地，馬上攪拌好灰漿，悄悄地砌了起來。月亮映着藍天；我們的心里又興奮又緊張。天快亮時，我們已經砌了五、六層磚。那時心里甜滋滋的，說不出來有多麼美呢！我們溜回了宿舍，躺到床上不一會就睡着了。……突然，我在睡夢中不知被什麼驚醒了，我慌忙揉揉眼皮坐起來，一看，韓師傅正沖着我倆，喊道：‘調皮鬼，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不是讓你們開着玩的！這是誰出的主意？’我們都搶着說：‘是我。’他瞪了我倆一眼，命令着：‘快去給我返工！’說完氣呼呼地走了。我們蹣手蹣腳地隨在後面，一聲不敢吱。到了工地，我們忙三火四把那几層磚拆了，站在一旁，心里怦怦直跳，望着韓師傅。韓師傅把嘴一努說：‘別楞着，再把它給我砌上！’一听這話，我們又驚又喜，立刻便干了起來，心里不住提醒自己要注意。韓師傅也在一旁不斷指導着。我們很快就砌完了，他看了看大概是滿意了，沒有

吱声。我和小梁对望一下，偷偷地笑了。我仰着脸問韓师傅：‘这回砌的行嗎？’韓师傅不动声色地說：‘哼，早呢！’不过，从这回以后，他叫我們参加砌磚了，他夹在我俩的中間，一面做一面指导着，經過了一个多月，我俩都觉得比过去强多了。

有一天，下了工，韓师傅望着我，象考虑一件重大問題似地說：‘我家里有点事，請几天假，咱們的工作又不能耽誤，我想叫你和小梁独立工作一下，再撥給你們两个人，由你負責。’

‘我？’我胆怯地說，‘我們能行嗎？’

他没正面回答我，只是再三叮嚀說：‘多注意！’第二天，我們就单独地干了起来。撥給我們的两个人，看起来还不如我們。这时我感到責任很重，一直在提心吊胆。平时总觉得自己差不多了，韓师傅在一旁，自己很少考虑別的，可是現在每砌上一块磚，都在問自己：这样行嗎？能保証工程質量嗎？中午吃完飯，我沒有休息，拉着小梁又跑回工地去查看。到現場一看，韓师傅正在脚手架上，仔細地檢查着我們砌的磚，不时还用瓦刀敲敲。我心里感动极了：多么好的韓师傅，家里有事还要抽空来看看我們做的怎样，真太关心我們啦！这时小梁在我的耳边說：‘咱們別过去了，免得影响他回家。’我們看見他一面檢查一面不住点头，看样子他很滿意，也就放心了，便轉身回去了。可是第二天中午，发现韓师傅又来了。我心里納悶：为什么每天都来呢？是不放心我們，还是我們不行呢？我想干脆去問問他。小梁一把拉住我，往上边指了指，我一看原来陈主任也在那里。只見韓师傅滿意地对陈主任說：‘学的不错，我看可以独立工作了。’陈主任說：‘我向你祝賀，为我們工地……’韓师傅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話。陈主任爽朗地笑着說：‘好，我同意他們独立

工作。你就和他們正式講吧，別再裝“請假”了。’小梁用勁捏了我一把，興奮的差一點喊出聲來。我望着頭髮花白的韓師傅，眼里涌出了淚水：慈祥的韓師傅，為了教導我們費了多少心血！我今後決不辜負他的期望。小梁輕聲地說：‘啊呀，我心跳得厲害，不知是什麼滋味，是高興，還是激動呢？又好像是覺得幸福。’我說：‘都對。’說話時沒注意陳主任和韓師傅已經從腳手架上下來了。他們看到我們略有些驚異，韓師傅責備地說：‘兩個調皮鬼，中午不休息到這幹什麼？’我故意地問他：‘您不是請假了嗎，為什麼還來呢？’小梁也許是太興奮，不加考慮地說：‘是不放心吧？我們砌的不是很好嗎！’韓師傅立刻板起面孔：‘很好？虧你說出口，告訴你們還差遠了，困難還在後面呢！’他顯出擔心的樣子望望我們，對陳主任說：‘叫他們先工作幾天看看？’陳主任點點頭。韓師傅又嚴肅地對我倆說：‘主任雖然同意了，我可沒多大把握。注意，干活要細心、認真，別給工人丟臉。我也不用隱瞞，你們是有了不少進步，可是不能驕傲！’我和小梁說：‘知道了。’他把手一揮，說：‘去吧，兩個調皮鬼。’小梁扯着我撒腿就跑了。轉了一圈，我們又偷偷跑了回去，干起活來。從此，我倆常常在休息時間閑不住，偷着去干一陣。

大概又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晚上，陳主任把我叫去了。他嚴肅地指着一把椅子讓我坐下，看樣子一定是有要緊事，我心情緊張地等待着。停了一會兒，他說：

‘組織上決定叫你帶兩個徒弟。’

‘帶徒弟？’我吃了一驚，以為是聽錯了。

‘對，是兩個和你年齡差不多的女徒弟。’

‘這怎麼行，我自己還是徒弟！’我惶恐地說。

陳主任斬釘截鐵地說：‘別講價錢，只許做好，不許做壞！’這時韓師傅進來了，我象求救似地望着他說：‘韓師傅您說，我怎么能帶徒弟？’可是韓師傅一聲不吱，只是笑。陳主任說：

‘這有什麼辦法！我們中國家大業大，有多少工作在等着我們做，不會的要叫它會，會了的要做得更多。有困難不怕，怕的是沒有勇氣和決心。’

韓師傅說：‘對團員沒什麼講的，得命令他們。’陳主任接過去說：‘對，這就是祖國和黨的命令！’我還能講什麼呢？只好硬着頭皮接受了這個任務。

小梁、我，加上兩個新徒工，組成了工地上第一個女瓦工組。組織上派韓師傅作我們的技术指導。這兩個女徒工都很熱情，一口一個師傅，叫的我真不好意思。其中一個長得矮胖的，一舉一動還象个孩子似的，頭一天睡在工地上，還有些不習慣。她緊緊地依着我，翻來復去睡不着。我問她：‘你怎麼了？’她說：‘我到这來，爸爸媽媽都不願意，臨來時還吵了一架。不知道現在他們在家裡怎樣了？’我安慰她說：‘放心吧，只要你干出成績，老人會轉變看法的。’我嘴裡雖然這樣說，心裡不由想起我爸爸生氣、我媽媽流淚的情景。媽媽現在怎樣了呢？是不是還在日夜為我擔心？爸爸還生氣嗎？有好多時間沒看到他了。……想着想着，我再也睡不着了，索性坐了起來。我見小梁她們睡的很香，便輕輕地走出屋外，向我爸爸的工棚走去。快要走到工棚時，冷了我又覺得自己好笑：這麼晚，人家都睡覺了，我來做什麼呢？這時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在棚前走來走去。我剛轉身想走開，聽到身後傳來一聲：‘小瑛子！’听那聲音很熟悉也很親切，大概是爸爸。我几步走了過去，果然那個人影就是我爸爸。我到了他身

前，心里觉得慌乱，不知应该向他说些什么才好，只是默默地低着头站在那里。我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又叫了声：‘小瑛子！’我抬起头轻轻地叫了声：‘爸爸！’他好长时间没有再说什么。停了一会，他摸摸我的衣裳，问我：‘冷不冷？’我摇摇头。他不住上下地端详着我，又抓起我的手，看看我的手掌，问我：‘累不累？’我又摇摇头。他叹了口气，说：‘你生爸爸的气吗？’说着一颗泪珠滴在了我的手上。我忙安慰他说：‘不，我没生您的气，您是怎么啦？’不知为了什么，我心里一阵发热，眼泪也止不住流了出来。我爸爸用他的大手给我擦着眼泪，对我说：‘小瑛子，爸爸委屈你了，爸爸不对。爸爸心里难受！……’我听他话音有些咽塞，忙说：‘爸爸快别说这些了。’为了岔开我爸爸的话，我指着已经砌到三层的楼房，对他说：‘爸爸您看，这楼我刚来时，才开始挖地槽，现在已经这么高了。’我爸爸说：‘好啊，你学成了！你韩大爷对我说过，人活着不是为了穿衣吃饭，谁对集体贡献的越大，活着也越有意义，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才能感到真正的幸福。这话一点不假。看看你现在，你是走对了。都怪我有些老思想没去掉。’他望着我满意地笑了笑：‘你禀象你爸爸，好好干吧。等有时间咱们一块回家看看你妈。你回去睡觉去吧。’我在往回走的路上，身上觉得轻快极了，好象月光也照进了我的心里，到了工地还是第一次这样兴奋、畅快。”

郭瑛讲到这里不讲了。白花花听得出神，见郭瑛不讲了忙问：“怎么啦，后来呢？”郭瑛说：“后来我和我爸爸编到一个小组，他作组长，我作副组长。我爸爸的情绪可高了，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别人常对他说：‘郭师傅，你好福气呀，有这么个闺女！’他